



# 千年唐诗

## 越地风光嵊最先

本报记者——韩晓艳 配图——灰叔

在一个梦境中，唐宋的诗人们齐聚一堂，评选全国最美的旅游景区。

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我看西湖不错。”

杜牧说：“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我选扬州。”

张继说：“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感觉苏州最美。”

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还是洛阳美，国色天香。”

孟郊说：“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长安气派，无与伦比。”

李白发言：“东南山水越为最，越地风光剡领先。剡地风景，领先全国。”

杜甫附和：“剡溪蕴秀异，欲罢不能忘。这个地方，来了就不想走。”

高适问李白：“大哥，剡是什么地方？我好像没有去过。”

李白一笑：“绍兴南，宁波西，剡溪、剡县、嵊州，说的都是这里。剡溪山水甲东南，快点去吧，可好看了！”

主持人兼秘书贺知章总结：“其他地方都是一票，只有剡溪两票，剡溪为全国最景区！”

这梦境并非空穴来风。据统计，《全唐诗》记载的2200多位诗人中，有300多位曾游历剡溪。《唐才子传》收录的278位才子中，有170多人游历过剡溪风景线。所以，嵊州才有了千年唐诗路。再加上晋代、宋代及明清诗人，总数达400余位，在这里吟咏剡溪风光，挥洒才情，留下1500多首咏剡溪诗篇。其中，李白对剡溪情有独钟，曾四次到越，三次入剡，两次登台，留下《梦游天姥吟留别》的传世名篇。

今年，记者得知中国报

纸副刊研究会年会将在浙江绍兴及嵊州举办，对“嵊”字产生了浓厚兴趣。一个“山”加一个“乘”，该读什么？读“shèng”。一个“山”，“乘以”某个数，得多少？乘以一，是一座山；乘以二，是两座山；乘以四呢，是四座山。对了，一个绿洲，四面皆山，就是“嵊”的含义。四周之山，不是整齐的山、密封的山、光秃的山，而是错落有致的山、沟溪有水的山、枝繁叶茂的山。

而“剡”(shàn)字，两个“火”加“一把刀”，看似凶猛，实则寓意吉祥，既有锐意崛起之意，又含充裕安定之韵。

嵊州不仅自然风光秀美，更是荣誉满载。它是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还是中国越剧之乡、领带之乡、花木之乡、香榧之乡、厨具之都、世界著名茶乡以及小吃文化名城。在经济发展上，嵊州的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远超全国平均水平，财政总收入十分可观。

嵊州的三张名片：万年文化小黄山、千年剡溪唐诗路和百年越剧诞生地，更是彰显了其深厚的文化底蕴。

万年文化小黄山，是长江中下游新石器时代早中期规模最大的聚落遗址，位于浙江省绍兴市嵊州市甘霖镇上杜山村。历史文化博大精深，自然风光赏心悦目。

千年剡溪唐诗路，是一条江山如画的风景路，也是一条文采飞扬的诗词路。以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为代表的历代诗人，在这里激情澎湃，挥毫泼墨。

百年越剧诞生地，中国第二大剧种的越剧，在这里发祥，从这里出发，以江南的灵气、诗画的韵味，优美的曲调、典雅的表演，走向全国，流传世界。

站在越剧的发源地嵊州市甘霖镇东王村的大舞台下，欣赏“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我家有个小九妹”“手心手背都是肉”……优美的越剧之音，萦绕在耳、绕梁不去。据说，光是嵊州一地，就有200余座这样的古戏台。

培养一众越剧演员的嵊州越剧艺术学校，是一座绝美的建筑，也是一个新星的摇篮。古老的艺术，国粹的精华，练功房里的唱念做打，声乐房里的音韵悠扬，让我们感受到青春的力量。

东南山水越为最，越地风光嵊最先。诗情洒满路，剧意驻心间。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

近年我有幸在某大报发表了几篇文章，最近却被告知，文章后需注明作者身份。编辑接连询问我是否为教授、是否有职务、是否为中国作协会员，在得到一连串否定后，编辑婉拒了我再次投稿。我虽愚钝，但大概也能猜出，署名的要求其实是为了装点版面。若没有一定身份，编辑或其领导可能觉得跌份儿。

在一位作家的朋友圈里看到这样一件事，某次会议上，与会者多数是大学里的教书匠。他会上会下共收到9张名片，一时兴起，将这些名片摆到桌子上“相面”，尽管款式颜色各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每张名片都醒目地印着行政职务：副校长、校长助理、院长、副院长等，最小也是个系副主任，甚至有的还把“政协常委”这样的职务印上去，而“教授”则被置于角落。这位作家朋友戏言，“教授”二字“像刚进城的农民工，一副低眉垂手大气不敢出的样子”。

这让我想起胡适，这位新文化运动领袖，曾身兼北大校长、驻美大使、中研院院长等职务，并荣获众多荣誉博士头衔。若按某些人的想法，这些都印到名片上，是何等荣耀？然而，胡适的名片上除了姓名，只有俩字：学者。名片本来就是初次见面时，起简单快捷介绍自己的作用，像胡适这样的知名人物，名片上的头衔并不那么重要，因为大家早已熟知他。

## 跌份儿

●赵威

如今这名片上的门道越来越复杂，学者喜欢将官职置于前，而官员则偏爱将大学客座教授的头衔放在首位。是“学随官职长”，还是“官随学问长”？到底谁跌了谁的份儿，有些让人摸不着头脑。

古时，名片被称为“谒”，后称“刺”或“帖”，拜访朋友时所用。《史记》中记载，刘邦曾利用名片耍无赖。刘邦在沛县当亭长时，一次县令的好朋友吕公宴客，萧何在门口收礼钱，对来客说：“送礼不满千金的，坐到堂下去。”刘邦一个大子儿也没带，名片上却写“贺钱一万”。吕公一看，大吃一惊，心想这是土豪来了，赶紧出门迎接。席间，吕公看刘邦相貌不凡，便将女儿嫁给他，这位女子便是后来的吕后。

刘邦的名片很唬人，清朝雍正年间，年羹尧大将军的名片更霸气，他命人找来一块大木板，刷上红漆，制成名片，上面刻着“赏双眼花翎加太保衔一等公抚远大将军统领满洲蒙古绿骑总督川陕军务年羹尧”，一排溜金大字。这么大的名片，得靠人抬着往别人家里送。然而，没过几年，年大将军被皇帝赐狱中自裁。那名片往坟前一插，就是墓碑，倒也省事。

名片也好，名头也罢，还是朴实点好，太大了，容易闪着腰。像年大将军的名片，往哪儿搁啊？

